

阿甘正传续集

[美] 温斯顿·葛鲁姆 著 于而彦译



全美畅销三〇〇万册!

纽约时报、出版者周刊

排行榜冠军力作!

荣登美国每月一书俱乐

部特别推荐书目!

阿甘正传

续 集

温斯顿·葛鲁姆/原著

于而彦/翻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本书若遇印刷、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!)

阿甘正传续集

作者:(美)温斯顿·葛鲁姆
出版者:时代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130023)

责任编辑:杨思求

封面设计:刘洋

发行者: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刷者:长春市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9 插页4

字数:300千 199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,000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87-6834-1/I.605

定价:16·80元

愚人的祈祷

宫廷大宴已了；国王欲寻新乐解尤遂唤弄臣：愚爵，跪下，为我们祈祷！弄臣摘下他的无边帽和铃铛，站在诚讷的朝臣前；

他们看不见，他粉彩的龄列后，他低头屈膝，跪立君王的丝绒杌凳上：“哦主，可怜我，一个愚人！”宴厅寂然，静默中，国王起身，觉求御花园之清凉，离去，而喃喃低语：“可怜我，一个愚人！”

——爱德华·罗兰·席尔

一八六八年

目 录

第一章 这就是当白痴必须承担的惩罚

十年间,阿甘老了许多,而且养虾公司也破产了。

狗屎。瞧我,又成了傻瓜。阿甘真心爱过的珍妮的死使他陷入失落的迷惘……

第二章 百科全书推销员

珍妮的死使阿甘失去美式足球的生涯,但却意外获得了一个儿子。

他来到她旁边,开始揉搓她的肩膀,她发出嗯嗯啊啊的声音……阿甘觉得麻烦就在眼前了。郝卜威太太的挑逗又一次使阿甘陷入迷惑。这是 he 做推锁员遇到的。

第三章 新的“可口可乐”发明家

阿甘做百科全书推销员,却弄巧成拙调配出一种新的“可口可乐”,但并未被市民接受,从而引发一场暴动,骚乱一度蔓延街头……阿甘开始逃亡。

第四章 动物粪便工程师

逃亡的阿甘又把猪养得有滋有味，但他无意间又制了一起爆炸事件。使粪便飞满全城，他被追踪，又开始沦落天涯……

第五章 你是个了不起的战斗英雄嘛

阿甘在沦落中巧遇当年一起待过越南的丹少尉，于是当年的战斗英雄便也像流浪者丹一样流浪街头。

第六章 骗取伊朗领袖霍梅尼

穷困潦倒的阿甘却又步入诺斯上校设计的陷阱，在总统的许诺下，用美军的武器换回在伊朗的美军人质。

阿甘的傻态和诚实深获霍梅尼好感，于是交换人质成功。可阿甘却因泄露武器机密而触犯法律，那么等待他的又是什么？

第七章 白痴蔑视国会遭羁押

阿甘终于没有逃脱被陷害的恶运，被捕入获。

后被保释去了“圣地”主题乐园做供游人观玩的化妆表演小丑……又忍无可忍而大打出手，终于又在宗教主题乐园惹出乱子。

又一次亡命天涯。

第八章 诈骗千万股票而被捕

“我等了很久，阿甘。”哈金小姐说：“我要你。”

我已经很久没跟女人在一起了，不管是美的还是丑的……我要怎样对待女人？要去哪儿弄到钱？谁会给我工作？伊凡可是

给了我高薪呐。阿甘心想。

为了养活小佛洛斯特又一次替别人背了黑锅,而对簿法庭。

第九章 制造世界上最严重的海洋环保灾难

阿甘被美军法庭送到了阿拉斯加陆军气象站。

阿拉斯加天气真冷,冷得要是在室外说话,话会在空中冻结——要是外头尿尿,尿会冻成柱子……

第十章 莫名其妙结束了欧洲共产主义

一场美式足球赛的意外踢球失误,制造了一场国际事件。阿甘一脚误将球踢越柏林围墙落入东德境内,东德人动手拆掉围墙,从此东、西德不在分裂。

这都归结为白痴阿甘一脚的结果,从而改写了历史。

第十一章 伊拉克领袖向美国总统宣战

在军营附近的小镇酒吧与德国人大打出手,阿甘被少女格芮琴相救,共渡了一个美好夜晚,在这之际,伊美宣战,刚刚宁静的阿甘又投入为国捐躯的行列。

第十二章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成了白痴阿甘的俘虏

萨达姆这混帐满肚子不高兴,又叫又骂,还呼唤他的阿拉……阿甘并未因此而得到勋章,而得到的明确指示,把被俘的萨达姆送回去,结果使阿甘的同伴为国捐躯,处使阿甘提前退伍。

第十三章 挣钱供小佛洛斯特念书甘愿做任何事

退伍回到木比耳的阿甘开始了采生蚝的生计。

他过上了安定平稳的生活,他儿子也一天天长大。

第十四章 全美最讨人爱的确是白痴阿甘

人有的时候非得做他非做不可的事。

阿甘终于赢得了德国少女格芮琴的爱情及儿子小佛洛斯特理解。

第一章

容我这么说吧：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；所以人家才会在痰盂四周摆块橡胶垫。可是，信我这话准没错：千万别让任何人拿你的人生故事去拍电影。他们拍得对不对，倒不要紧。问题是，人家会一天到晚跑来找你，问些问题，拿电视摄影机凑在你脸上，要你签名，说你是怎么的好人。哈！要是狗屎是一桶一桶拉的话。我倒要找个制桶工人的差事那赚的钱可要比唐纳，川普、麦克·穆立根和伊凡·波左斯基等先生们加起来还多。这个问题我会再多谈谈。

不过首先，容我报告一下我的近况。这十年左右，我遭遇了许多事。一是，我老了十岁左右，这可不像是有些人认为的那么有趣。我头上冒出了几根灰发，而且速度也没以前那么快了，这一点，在我又想打美式足球来挣钱的时候，立刻就发现了。

事情发生在纽奥良，那是我经历了各式各样事情之后，到头来落脚的地方，而且只有我孤伶伶一个人。我找了份差事，在一家名叫“汪姐”的脱衣舞俱乐部当清洁工，那地方要到凌晨三点才打烊，所以我白天闲得很。有个晚上，我就那么坐在角落里，看我的朋友汪姐在台上跳舞，突然前面打起架来。有人叫嚷，咒骂，扔椅子、桌子、啤酒瓶，互相敲脑袋瓜，还有女人尖叫。我并不太在意这种事，因为每个晚上都会发生两、三

回，只不过这一回，我觉得好像认得其中一个参与者。

那家伙块头很大，手里拿着一个啤酒瓶，挥瓶子的动作是我打从当年念阿拉巴马大学之后就没再见过的。噢，竟然是“蛇人”，就是二十年前我们跟内布拉斯加州那些种玉米的家伙在“橘子杯”比赛，第四次攻击时把球扔出界外的那个四分卫。当然，他那一扔，不反让我们输了球，还弄得我不得不去越南打仗，而且——呃，这会儿别谈那些往事。

总之，我走过去，从蛇人手里夺下酒瓶，他见到我好高兴，竟然敲我的脑袋瓜，他这一敲可错了，因为我拧了他的手腕，他又叫又骂。大概就在这时候，条子来了，把我们统统扔进牢房。话实说，牢房这地方我倒是略有所知，因为我去过好几次。到了早上，大家都清醒了，狱卒送来一些煎香肠和陈面包，问我们要不要打电话找人把我们弄出去，蛇人气疯了，他说佛洛斯特，每次碰到你这个大笨蛋，到头来总是倒楣。你看看，这么些年没见面，结果呢，一见面就给扔进牢里！”我一个劲儿点头，因为蛇人说得对。

总之，有人来把我们保了出去，包括蛇人、他的朋友们、还有我，不过那人可不太高兴，蛇人就问我：“对了，你在那下三流的地方做什么？”我说我是那儿的清洁工。蛇人听了表情怪怪的，说：“噢，阿甘，我还以为你还在贝特河那家养虾公司当大老板呐。怎么回事？你可是个富翁呐。”我就把那凄惨的事故告诉他。养虾公司破产了。

那时候，养虾公司开了一阵子，我就撒手走了，因为我不喜欢经营大企业的那些狗屎鸟事。我把生意交给我妈，还有在越南认识的朋友丹少尉和教我下棋的大师崔伯先生。先是妈妈死了，这件事我就说到这儿。接着，丹少尉打电话给我，说他要辞职，因为他已经赚够了什么的。过后有一天，我接到国税局的来函，说我没缴税，他们决定要我关门，没收所有船只和房子等等，等我回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，天呐，什么也没了！所有办公大楼和仓库到处长满了野草，而且他们把电话也拆了，又切断了供电，警长还在大门上订了张公文，说我们公司被“查封拍卖”。

我跑去找布巴的老爸问问究竟出了什么事。话说，布巴是我的伙伴，也是好朋友，他死在越南，但是布巴的老爸帮助过我，所以我琢磨他应该会告诉我实情。我去到他家，他坐在门阶上，神情忧伤。

“养虾生意出了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他摇摇头。“佛洛斯特，”他说：“这件事真凄惨。我看你是完了。”

“到底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背叛呐。”他这么回答。

接着他把事情告诉了我。我在纽奥良打混的时候，好心的丹少尉带着公苏——他是我的朋友，是只猿猴，不，正确说，应该是婆罗洲巨猿——他们一起回到具特河，帮忙解决虾生意的一些问题这问题就是，我们没虾子可捕。当时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要虾子像住在印地安那

波里这种地方的人，几年前听都没听过虾子，可这会儿却要求每一家速食店日夜供应大盘虾子。我们已经尽快捕虾了，可虾子就只有那么多，过了几年，我们捕到的虾子还不及刚创业的一半，老实说，整个养虾业都着慌了。

布巴的老爸并不清楚后来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，总之，情形每况愈下。先是丹少尉辞职了。布巴的老爸说，他看到丹开着一辆大轿车，带着一个穿细高跟鞋和“披头式”金色假发的女人走了，丹还拿着两大瓶香槟伸到车窗外头挥个不停。接着，崔伯先生竟然也不干了。就这么一声不吭走了。之后，所有人都跟着跑了，因为他们没拿到薪水，到最后，只剩下公苏在那儿接电话。等到电话公司把电话拆了，公苏也走了。大概他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吧。

“我猜想，他们把你的钱都吞了，佛洛斯特。”布巴的老爸说。

“谁吞了？”我问。每个人呐，他说。“丹、崔伯先生、秘书、内外勤员工。他们把这儿的東西都搬空了。连公苏也一样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，他在办公大楼拐角探头探脑，胳膊底下夹着一部电脑。”

呃，这消息真的太凄惨。我实在没法子相信！丹和崔伯先生。还有公苏！

“总而言之，”布巴的老爸说：“佛洛斯特，你是一文不名了。”

“唉，”我说：“我尝过这滋味。”

反正，现在也没办法了。那就让他们拿去吧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岸边一座码头上。大大的半轮月亮从密西西比湾外升起，好像就那么挂在水面上似的。我心里想，要是妈妈还在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我也想到珍妮·柯兰，管她现在姓什么——还有小佛洛斯特，他其实是我的儿子。我已经答应她要把养虾生意里我的那份钱给她，这样，将来小佛洛斯特要是有什么需要，总有点儿钱可倚仗。可现在么办？我完了。破产了！要是你还年轻，没有家累责任，这倒无所谓。可是，唉，我都快四十了，而且我希望对小佛洛斯特尽尽心。结果呢？我又把事情搞砸了。这就是我的人生故事。

我起身，走到码头尾端。半轮月亮仍旧那么挂在水面上。突然间，我只想哭，就靠在一根那种支撑码头的大木桩上。噢，它居然腐蚀了，就这么断了掉在水里，连我也一起拖下水。狗屎。瞧我，又成了傻瓜，站在及腰的水里。当时就算有条沙鱼还是什么的游过来吞了我，我也不在乎。可是没有，所以我就涉水上岸，搭上第一班巴士回到纽奥良，正好赶上脱衣舞俱乐部打烊，开始清扫。

过了一天左右，蛇人大概在打烊的时候到“汪姐”转了一下。他的手因为敲我的脑袋瓜拧坏了，全用夹板给固定住，但是他的脑袋瓜却想着别的事。

“阿甘，”他说：“我倒要弄清楚。你这辈子做了那么多鸟事，到头来却在这种下三流地方当清洁工？你疯啦？我问你一件事——你现在速度是不是还像在学校那

么快？”

“我不知道呐，蛇人，”我说：“我没怎么练习唔！我告诉你一件事”。他说：“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不过嘛，我是纽奥良圣徒队的四分卫。你大概也听说了，我们最近表现不太好。目前成绩大概是零胜八负，大家都叫我们“菜鸟”！下个周末我们要跟纽约巨人队比赛，照目前情况看来，到时候我们的成绩肯定是零胜九负，那我大概要被炒鱿鱼了。”

“美式足球？”我问：“你还在玩球？”

“呃，不然我玩什么，你这白痴——伸缩喇叭不成？呐，听清楚，星期天对付巨人队我们非得有绝招才行。我想也许就是你了。其实花不了多少工夫——你只要练习一、两场就行了。只要表现不赖，或许可以以此为业。”

“唔，我没把握呐，蛇人。我是说，好久没打球了，打从你在第四次攻撃扔了个界外球，把冠军送给那些种玉米的家伙……”

“要命，阿甘，别又提醒我那件事——都已经二十年了！到这会儿大家都忘记了——大概就除了你。老天爷，瞧瞧，这会儿是凌晨两点，你还在啤酒馆清扫，居然要放弃这毕生难逢的机会？你是什么，神经病不成？”

我正要说是，蛇人打断了我，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了些字。

“呐，这是练习场的地址。明天中午一点整准时到那儿。把这张字条给他们看，叫他们带你去找我。”

他走了之后，我把那张餐巾纸塞进口袋，继续打扫。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我睁睛到天亮，琢磨蛇人说的话。也许他说得对。反正，试试也无妨。我想起那么些年以前在阿拉巴马大学的日子，还有布莱教练、寇蒂斯、布巴和大伙儿那群人。想到这儿，眼睛就有点儿湿湿的，因为那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，观众吼着叫着，而且我们几乎每场比赛都赢。总之，我换了衣服出门吃早餐，中午一点，我骑着脚踏车抵达纽奥良圣徒队的练习场。

“你说你是谁来着？”我把蛇人写的餐巾纸给守卫着，他上下打量我好像怀疑。

“佛洛斯特，甘。以前我跟蛇人一起打球。”

“嘿，那可不，”他说：“每个人都这么说。”

“呃，是真的。”

“唔，那你等一下。”他有点儿嫌恶似的看我一眼，然后走进一扇门。过了几分钟，他摇着头回来。

“好吧，甘先生，跟我来。”他带我去更衣室。

话说，当年我见认过许多大块头的家伙。我还记得那些内布拉斯加大学球员，他们可真是大块头。可这些家伙不是大块头——他们是巨无霸！我可能还没告诉过你，我身高六尺六，体重大概两百四十磅——可是这些家伙，他们看起来大概有七尺高，个个都有三、四百磅重！有个穿得挺正式的家伙走过来，对我说：“你要找人，老家伙？”

“唉，”我说：“蛇人。”

“哦，他今天没来。总教练逼他去看医生，因为他在酒吧里敲了个白痴的脑袋瓜，拧了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呃，我还能帮得上什么忙吗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我告诉他：“蛇人叫我来这儿，看看你们要不要我替你们打球。”

“打球？替我们？”他眼睛露出一种怪怪的神色。

“嗯。是这样的，蛇人和我当年是阿拉巴马大学队友。昨晚他告诉我……”等等，那家伙说：你不会碰巧叫佛洛斯特·甘吧？

“唉，正是。”

“嘿嘿，”他说：“我听说过你，阿甘。蛇人说你跑起来像地狱来的蝙蝠。”

“现在可没把握罗。我好久没跑了。”

“唔，这样吧，阿甘，蛇人要求我让你试试。你何不进来穿上装备——对了，我是赫利教练。我训练侧翼接球员。”

他带我到球衣间，他们找了些制服之类的狗屎东西给我。噢，这可跟以前大学球队的情形大不相同。这会儿球衣全变了样，垫肩呐，橡胶垫什么的，是以前的两倍多，所以穿戴好了之后，看起来就像火星人什么的，而且一站起来就好像会栽跟头。等我终于穿好了，大家都已经在球场上练习了。赫利教练示意我到他那批队员练习的地方，他们正在做交叉传球，他要我排到队伍里，我还记得这个部分只要跑个十码左右，转身，他们

就会把球传给你。于是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就跑出去，转身，球正中我的脸，我因为猝不及防，栽倒在地上，赫利教练摇头，我又跑回队伍排到最后。练习了四、五回，我一个球也没接着，其他人都躲着我，好像我该去洗个澡什么的。

过了一阵子，教练开始又吼又叫，要大家练习并列争球。他们分成两队，练习了两回之后，赫利教练示意我过去。

“好吧，阿甘，”他说：“我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这样做，不过，你去侧翼接球员的位置，看看接不接得到球，这样，等蛇人回来，就不会变成笑柄——我也一样。”

我跑到列队阵容里，告诉他们我到了。四分卫看着我好像是神经病，不过他说：“好吧，八〇三角杆位置——阿甘，你直奔二十码左右，往前看一下，然后再回头。”大家散开各就各位。我连自己的位置在哪儿都不清楚，所以我就走到我认为的位置，四分卫看见了，示意我移近一点儿。他计数，球传出去，我跑到估计二十码左右的地方，轻跳一下，回头看，果然球直朝我飞来。当时我只知道球到了手里，我就紧紧抓着它，开始拼命跑。要命的是，再跑了二十码左右，两名家伙就把我扑倒在地上。

这下子，地狱裂开了。

“那是干什么！”有个家伙喊道。

“喂——不对嘛！他到底在搞什么！”另一个家伙嚷